

# 韩愈研究论文集

韩愈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



406

**韩愈研究论文集**

韩愈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印张1插页 286,000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18-00165-3/I·14

\*

定价4.00元

## 编者的话

1986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由汕头大学、韩山师专、潮州韩愈研究会联合举办，在汕头召开了韩愈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七十三人，其中来自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代表十五人，来自内地高等院校、文化、科研单位的代表五十八人。它是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盛会。

会议以韩愈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心议题，收到论文六十多篇，代表们从韩愈的生平事迹、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成就、文艺思想等各个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韩愈研究中引人注目的课题，如韩愈与佛学的关系，韩诗的风格，韩愈的文学思想，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意义，以及韩愈的思想学说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促进了韩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书是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经过遴选、删订、编辑而成的。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海内外学者们的通力合作，谨此致谢。

编者

1987年10月

## 目 录

- 韩愈的历史地位 .....任继愈 ( 1 )
- 韩愈的“全人” .....王 玮 ( 9 )
- 韩愈道统论的得失及其对中国民族心理的影响  
.....罗宗强 ( 24 )
- 韩愈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因素 .....韦感恩 ( 39 )
- 韩愈果真是“三贬三变”吗?.....庄 青 ( 51 )
- 论韩愈与佛僧交往 .....许 可 ( 64 )
- 韩愈的文学思想述略 .....季镇淮 ( 75 )
-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与过 .....刘知渐 ( 84 )
- 关于韩愈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 .....张少康 ( 96 )
- 关于韩愈文学的现实性问题 .....〔新加坡〕林徐典 ( 109 )
- 韩愈在古文理论方面的地位 .....金启华 ( 125 )
- 论韩愈文之文气 .....杨 勇 ( 136 )
- 韩愈与《唐文粹》的“古文” .....何沛雄 ( 149 )
- 从骈文的演变看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意义 .....王景霓 ( 158 )
- 论韩愈的古赋 .....〔美国〕康达维 ( 174 )
- 韩愈以文为诗说析评 .....〔新加坡〕杨松年 ( 190 )
- 论韩愈的险怪诗 .....王力坚 ( 202 )
- 韩愈的南迁诗 .....汤擎民 ( 217 )
- 平生尚奇伟, 险语破鬼胆 .....张清华 ( 232 )

韩愈探究文学形式的尝试 .....	〔日本〕川合康三	(248)
韩愈诗歌的谐谑风格 .....	陈韩星	(256)
略论韩愈的修辞理论和实践 .....	王永鑫	(270)
试论作为教育家的韩愈 .....	〔新加坡〕陈荣照	(278)
韩愈“人才观”之我见 .....	林鸿荣	(291)
“史笔能令媚眉羞” .....	樊维纲	(305)
韩愈籍贯考察报告 .....	尚振明	(319)
韩愈之友李渤及其《真系传》 .....	〔法国〕施舟人	(332)
韩愈与孟郊的友谊 .....	胡守仁	(341)
《柳州罗池庙碑》质疑辨伪 .....	杨 群	(350)
论韩愈治潮功绩 .....	洪 流	(364)
韩愈驱鳄的原始记载 .....	曾楚楠	(372)
《三书》证伪 .....	张树人	(377)
宋代潮州之韩学 .....	饶宗颐	(384)
日本古代文学上的韩愈 .....	〔日本〕清水茂	(391)
陈衍评韩柳辨 .....	黄炳辉	(395)

# 韩愈的历史地位

任继愈

古今历史人物，其功业足以不朽者，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代表旧时代的结束者，一种是代表新阶段的开拓者。像诸葛亮、文天祥、近代的章太炎、西方的黑格尔属于前者；像屈原、司马迁、近代的孙中山、鲁迅、西方的马克思属于后者；他们的业绩都足以传世不朽。韩愈也是我国历史上不朽的人物之一，他的功绩在于开拓新阶段。

安史之乱后，人心厌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要求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唐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社会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进的。韩愈所提倡的排佛、古文运动、创立道统说，与社会发展、文学发展和哲学发展的总趋势符合。我们不能说后来的文学家、政治家、哲学家读了韩愈的书，才这样去做的；这里只是指出，韩愈的许多主张，符合历史潮流。韩愈的历史地位，宋以后被抬高。韩愈的著作，在宋以后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兴趣。韩愈还是那个韩愈，何以宋以后声价大增，这不能从韩愈本身找原因，只能从社会历史中找原因。韩愈是宋代哲学、文学界的先驱，他赢得宋人对他崇拜，是理所当然的。

## 一、排 佛

韩愈排佛是他的一贯主张。他的《谏迎佛骨表》，由于措词激烈，不避忌讳，给他招来一场灾难。韩愈排佛的理由都是前人已讲过的，没有比南北朝人更多的新见解。陈寅恪先生认为韩愈反对佛教，重点在于反对道教，道教在唐朝为患更甚于佛教。韩愈虽未公开指斥道教，实际上也抨击了道教。这是陈先生的新解释。如果我们作更进一步的探索，我们还会发现韩愈排佛教、道教，还包含反对藩镇割据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在内。

考察韩愈排佛，不应局限于排佛的文章的字句，更要注意排佛这一行动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所起的作用。《礼运·大同》是在汉代提出来的学说。清末康有为变法，重新提出“大同”理想，撰写了《大同书》。康有为的《大同书》与《礼运·大同》的思想大不一样。再比如“实事求是”这是我国古代成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拿来为唯物主义认识论作注解，很恰当。“实事求是”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因为已在党内讲了几十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重新提出“实事求是”的口号，号召全党从“四人帮”设置的两个“凡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打破他们的教条主义、造神主义。旧口号有了新内容，以今例古，其理不殊。

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中央政令不能在割据地区贯彻。韩愈提出排佛，目的在于维护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他从维护封建传统的立场，指斥佛教是“夷狄”之教。因为它败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即封建文化）的纲常名教，破坏君臣、父子、夫

妇的伦常，逃避了臣民的纳税服役的义务。照韩愈这个理论来衡量，当时败坏纲常名教、背离君臣大义、不为朝廷国家尽纳税服役义务的，除了佛教、道教以外，还有割据国土的藩镇军阀。他们破坏封建纲常名教，没有履行臣对君的义务。藩镇割据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夷狄之道”。

韩愈的政治主张与他的排佛一样明确，他坚决主张削平藩镇，维护中央集权。裴度平淮西取得胜利，韩愈为之欢呼，歌颂。为了说服地方割据势力，韩愈不惜冒生命危险，与地方军阀开展面对面的辩论。可惜唐朝这个小中兴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唐宪宗因服道士药中毒而死，唐王朝权力落在宦官手中，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中国历史表明，巩固中央集权，消除割据势力，已成为唐末历宋、元、明、清的一贯发展趋势。韩愈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没有做到。经过多年的努力，宋朝做到了。宋以后未曾出现过地方割据政权。与宋朝并存的有夏、辽、金诸王朝，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分裂中央政权、闹独立的地方政权，与唐末藩镇割据政权的性质不同。宋以后，再未出现过地方割据政权。对今天来说，这也是相沿千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

## 二、古文运动

文学，是社会活动的一面镜子，它对社会生活有反映、描述、评论、宣传多种功能。文学与社会生活相始终，社会不停地前进、发展、创新，文学也是这样。文学如同长江大河，上游水系不断增加进来，增益、丰富、充实着旧水系，而不是加



入了新水系，旧水系即停止流动。我国最早的文学创作《诗经》多采用四言形式，后来五言、七言兴起，丰富了表达方式，而四言诗并未废除。律诗起于古诗之后，当时号为近体诗。近体诗盛行，古体诗并未废除。辞赋起于战国，盛行于两汉，但辞赋经历了两千年之久，直到明清并未消亡。文化改革不同于政权更替。新政权建立之日即旧政权灭亡之时，文化则不能割断，新文化都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分支。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扩大了古文的运用范围，使古文进入文坛，受到社会重视。古文上台，并不意味着骈文下台。唐、宋古文盛行，骈文一直是官方通用文体，凡政府公告、国家任免官吏、官僚政体考评，甚至一般社交函札，仍用骈体。韩愈的功绩并不是打倒骈文，而在于运用文学本身的魅力，扩大了文学表现领域。

韩愈把散文这个文学工具，运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用于墓志碑铭，文辞简雅；用于写事状物，能尽传神之妙；用于发抒胸臆，能无所不达；用于写日常生活的小品、杂文，能生动活泼，嬉笑怒骂，涉手成趣。他的《进学解》亦庄亦谐，《杂说》以小喻大，《毛颖传》寓苍凉于滑稽。有人不理解他，说他太不严肃。其实这是对韩愈的误解。韩愈的散文刚健清新而自然，“唯陈言之务去”，却不留刀斧凿痕，举重若轻。苏轼也是文学巨匠，而苏轼不免有文人夸大虚浮之气，这一点朱熹早已指出过。

除了散文以外，韩愈的诗也独辟蹊径。韩愈“以文为诗”，古今论者或以为功，或以为过。是功是过，这里不作评论。“以文为诗”，应当认为这是韩诗的特点。他打破了诗只限于抒情的旧传统，拓展诗的表现范围，这是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

唐诗宏阔，宋诗深沉。从认识史的角度来看，由宏阔到深沉，是一个发展，表明诗在前进。这一变革，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手一足之劳，而是靠众多作家共同努力，顺着文学发展趋势推动促成的。众多推动者中，韩愈是重要的一员。

天地之大，品类之繁，世态变幻而恢诡，在韩愈眼下，没有不可以入文的，也没有不可以入诗的。语言这个文学工具，简直被韩愈用活了，竟做到无往而不适，无事而不宜。杜甫为诗，超逸绝伦，无愧于诗圣，但杜甫的散文的确不算高明，有时显得很不通顺。说到驾驭语言的功力，韩愈堪称超逸绝伦。

有人说韩愈诗风偏于险怪，认为这是韩愈自以为无法超过李白、杜甫，才力图以险怪取胜。这种评论是不解韩愈，也低估了韩愈的成品。

文学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形象思维，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要求作家不但有语言技巧，更要看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及理解的深度。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韩愈的文学造诣，试把韩愈排在古代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比一比，韩愈虽比先秦诸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稍逊，但仍应属上品。

评价历史人物，既要看他在本学科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又要看他本人的学术造诣。历史作用和作家本人的造诣，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不完全是一回事。韩愈的历史地位，有他开创新局面、推动学术发展的功劳，也有他创作的功劳。前者的功绩更大一些，因为他为后世开了风气。

### 三、建立道统说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孔、孟，古代圣人历代相传的道统理论。道统说是针对佛教而提出的。佛教有自己的道统，它的建立、推广、流行，起于隋唐，盛行于安史之乱以后。隋唐佛教建立了各大宗派，各派有自己所依据的根本经典（比如华严宗依华严经，天台宗依法华经），对所依据的根本经典各宗派有自己的解释，师徒世代相传，出现了解经的章句之学（如《法华文句》等）。这种风气颇似汉代经学、经师相传授的章句之学，我称之为“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佛教道统说、佛教宗派的建立，是同一事实的不同方面的表现。佛教各宗派都标榜自己得到释迦的真传。找不到文字根据的，则自称得到“教外别传”、“佛祖心传”，总之，都自称是佛教正宗。除教义上争正统，还在传法世系上来证明自己的宗派有渊源，是正统佛教。

安史之乱后，佛教寺院经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僧众避乱，流动较大，经典散佚，有的毁于战火。各宗派为了保持自己宗派的纯洁性，更有强调传法世系的必要。如神会和尚在滑台召开的“南宗定是非论”，就是一次声势很大的法统之争，也就是佛教宗派中的“道统”之争。

韩愈的道统论，为后来儒教正式建立后的道统论奠定了基础。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指出，韩愈的道统论受佛教的启发，乃不刊之论。陈先生根据的理由是韩愈少年颖悟，随兄在岭南，在禅宗流行地区，必受禅宗影响。韩愈少年颖悟，对社会思潮有感应，自不待言。我们还应看到隋唐时期佛教势力最大、影响深远的地区，并不在岭南，而在中原。早在南北朝时期，禅宗已盛行于嵩洛。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佛教宗派之间的道统之争较偏远地区更加激烈。滑台之会，就发生在中原。当年惠能求法，在岭南无师可投，才奔赴湖北。韩愈生长于中

原，当时佛教思潮弥漫于朝野上下，其影响不限于岭南一隅；长安、洛阳佛教宗派林立，不止禅宗一家。上有帝王、贵族提倡，下有百姓、群众景从，佛道儒三家鼎立，各立门户，互争高低，构成隋唐思想界的总形势。

儒家在政治上占优势，其哲学思想、思辨分析，不及佛教深刻，业报轮回、三世因果之说，积数百年的宣传，已深入人心。儒家为了在三教中争取领导地位，力图论证儒教源远流长，得圣人真传，又由于受到佛教建立法统的启发，于是建立自己的道统论。

再进一步探本溯源，问一问佛教法统论又是从哪里来的？我看佛教各宗谱牒相传，以嫡系自诩，并非出自佛教自身，而是受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谱系之学影响，世间法影响到出世间法的结果。纵览天竺佛书及有关释迦及部派传记，他们一向缺乏时间观念，也没有一代一代严格记录的习惯。而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的家族出身，关系到这个士族成员社会声望及政治升降。谱牒之学，在南朝成为显学。政府任命官员，必以族谱渊源为根据。伪造族谱者，置以重典。宗教号称出世，出世的宗教一刻也离不开世间。佛教的传法世系，所谓法统说，正是当时门阀士族世间法在出世间法的反映。

韩愈把世间封建宗法家族谱系学，移植为学术承传的学术谱系学——道统论。道统论形成后，再与封建宗法的政治承传关系相结合，于是儒家政治上的正统与儒家学术上的道统结合起来。韩愈在这一方面给儒家立了大功。

三教鼎立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儒以治世，佛以治心”之类的儒佛分工论。意思是说，儒教有治世的功能，佛教有感化人心的功能，说到心性修养之学，还得仰仗佛教。儒家为了夺取

思想阵地，在治世这个功能之外，还要发挥“治心”的功能。道统说的实际意义，在于为儒家张目，宣布儒家不止有治世之术，儒家还兼有心性修养功夫。它有深远的思想渊源，它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学术嫡传正宗。道统说的建立，意味着把天下一切学术（道）都纳入儒家门下。道统说，发端于唐代韩愈，完成于宋代朱熹。朱熹接着韩愈指示的方向走到底。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 韩愈的“全人”

王 玮

韩愈是一个有多重侧面的矛盾人物。他性格的复杂多变，思想的驳杂不一，举动的前后相左，言行的自相矛盾，常常使我们困惑不解，难以把握他的“全人”。有时，他像个满腹经纶的醇儒，在喋喋不休地布道；有时，他又像个庸俗无聊的政客，在汲汲营营地追求；赋诗作文，争奇使气，他是个纯粹的诗人墨客；而随机应变，不惜原则，他又像个典型的战国策士；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举国所不为，他义形于色像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拜倒在权贵脚下，溜须拍马，讨饶求官，他又实在像个丧失气节的奴才；思想上高自期许，要继承孔孟荀扬的传统，行动上却赌博蓄妓，毫无圣人气息……许多看来是截然相反的品质，却奇怪地并存于韩愈一身，使韩愈其人显得格外错综复杂，难于捉摸。这给韩愈研究带来了某种难度。如果仅从一个方面考察，往往容易得出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实际上，值得肯定的韩愈和应该否定的韩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到韩愈思想性格的深层结构中去，找出其种种矛盾现象的内在联系，整体地把握他的“全人”，才可能对他作出更为恰切的评价。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不管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怎样多变，他总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在其个性的深层结构中起支配作用，构成其人的“基质”。读韩愈作品，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基质”的存在，它贯穿韩愈仕宦生涯的始终，是韩愈之为韩愈的关键因素。这种“基质”，就是“进取精神”。

所谓韩愈的进取精神，就是一种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和在把这种渴望化为行动的过程中体现出的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阙，辞家逐秋蓬。”年轻的韩愈是抱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开始他的仕宦生涯的。

韩愈的进取精神具体表现在：他一生都处在政治的旋涡中，即使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未曾退出政治舞台。他曾说：“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sup>①</sup>一般士大夫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儒道互补的典型性格是韩愈所不具备的。他只有出仕这唯一的选择，退隐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留在京师，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梦想着有朝一日，一举高中，得施大才。为了这种梦想的实现，他不惜在京师过一种清客式的生活。

韩愈明确地把“自强不息”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贞元十一年，韩愈多次考试不第之后，被迫离开长安，他写信给朋友解释自己“退归”的理由说：“惧足下以吾退归，因谓我不复能自强不息……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为进，而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也。”<sup>②</sup>儒家的入世精神在韩愈身上得到某种极致的体现，甚至“退”，

<sup>①</sup>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sup>②</sup> 《答侯继书》。

在韩愈那里，也成了另一种意义的“进”，是“进”的新的起点。

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为自己的进取内容规定了如下的层次：“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存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韩愈的进取层次，遵循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的古训。正由于这种进取内容的先期确定，才使得韩愈如此强烈地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对个人责任感的自觉，对功名的渴望和对仕途的执着。在他的一生中，不管遇到什么厄运，他从没有一蹶不振，而总能找到新的支撑点，调整力量，进行新的进取。进取精神，构成了韩愈人格的基质。他身上优秀的品质，固然可以在进取精神中找到渊源，而他身上某些庸俗不光彩之处，也同样可以在进取精神中找到解释。

在韩愈的进取生涯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则是他的自我评价与社会对他的评价之间的矛盾。

韩愈自视甚高，志向极大，把自己看作千百年乃一出的大贤，对自己的品质与能力，他抱有绝对的自信。他在《重答张籍书》中说：“天不欲使兹人（指韩愈自己）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其行道，其为书，其化今，其传后，必有在矣！”天下舍我其谁！这是何等的自负。韩愈多次把自己比作千里马①、麒麟②，可以“变化风雨上

① 《马说》。

② 《获麒麟》。



下于天”的不知名的“怪物”<sup>①</sup>。他以为，凭着他的才学，他完全可以做就一番惊天动地、伟烈超常的大事业，化今垂后，青史留名。然而，事实证明，他设想得过于简单了。韩愈的个人才能，只表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变可能为现实，必须经过社会的承认。而赢得社会承认，对韩愈这样的寒门弟子，又谈何容易！韩愈十九岁到长安应举，困顿了整整九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sup>②</sup>潦倒到衣食不给，日求于人的地步，终于被迫离京，先后在董晋和张建封幕府中作了六年幕僚。以韩愈之自负，哪里肯甘于作幕僚呢？他怀才不遇，终日郁郁寡欢。好不容易熬到回朝作了监察御史，又被糊里糊涂地远贬南夷，过了三年流放的日子。回朝后作了几任小官（国子博士、河南县令、史馆修撰等）。官虽小，却惹得谤语纷纷，无有宁日。后因平淮西有功，升为侍郎，又以谏迎佛骨事被怒贬潮州，几乎丧命。遇赦后作了国子祭酒，累迁作到吏部侍郎。这时的韩愈，已是年逾五旬的苍然老翁。他在变幻不安和矛盾重重之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所有这些坎坷磨难，证明社会根本没有发现他的价值，他的自我评价始终与社会评价处于冲突状态。致力于自我评价在社会评价中实现，这实际上成为韩愈进取的目的所在。

在两种评价的冲突过程中，韩愈形成了他的双重性格。

所谓双重性格，是说在韩愈的性格中有相反相成的两极：既有好奇和反俗的一极，同时又有通脱和庸俗的一极。这两重性格，互补互用，构成了韩愈的“全人”。

韩愈性格中好奇反俗的一面主要和他的自我评价有关。韩

① 《应科目时与人书》。

② 《上宰相书》